DS
751
L48A2
1705
v.9

LIBRARY
JUN 18 1968
UNIVERSITY OF TORONTO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130 St. George Street
8th FLOOR
TORONTO, CANADA M5S 1A5

宋李忠定公文集選卷之五

皖桐左光先羅生選
明　宗人李春熙皞如輯
宋李綱伯紀著　　宗裔李嗣立較正
宗後學李榮英重訂

書

與向伯恭龍圖書　伯恭名子諲

區區南渡大庾、出、忽奉德音、聽還、天恩難報、第深感涕、假道廣東以歸、詣家於江浙、未知川途通塞何如、世故至此、痛憤何言、聞諸道路、長沙今春之變、殺戮

H. H. MU
CHINESE LIBRARY

宋李忠定公文集選卷之五

皖桐左光先羅生選
明　宗人李春熙皡如輯
宋　李綱伯紀著
宗裔李嗣立較正
宗後學李榮芳英重訂

書

與向伯恭龍圖書　伯恭名子諲

區區南渡、次瓊山、忽奉德音聽還、大恩難報、弟深感涕、假道廣東以歸、訪家於江浙、未知川途通塞何如、世故至此、痛憤何言、聞諸道路、長沙倉卒之變、微妙

千彈壓、即湖湘間、當大擾矣、辱蒙諭、又得其詳、良以
歎服、靖康初、巨寇臨城、而姦民乘間作過、擇情重者
治十餘輩、以故踰月帖然、迨有二月五日之變、始紛
紛刼掠、親持所得內侍家弓刀之屬、詣行營者、一日
之間、至千餘人、推倡率者得二十餘輩、梟首號令、餘
皆叱遣、人遂以爲好殺、不知京城持使爲盜、法皆當
死、矧此時邪、以法言之、乃是所貸者千餘人、借其首
以行吾令者、聊復爾耳、此意罕有能識者、今足下乃
能如此、豈不眞可歎服哉、嗟乎、誅一以懲萬、則謂之
好殺、治兵以自衞、則謂之主戰、持此議以御今日之

患、憂憂乎難矣哉、以足下了了於此、故謾及之、然威
信旣著之後。卻須拊以恩意。使恩威並行。何往不濟。
更有一事。凡經變故。小民必乘時以掠富家。不但卒
伍而巳。誅之則不可勝誅。不治則啓僥倖樂禍之心。
其患在後。當於事定威行之後。置一官司。出文榜。立
限期。俾得闌遺之物。一錢以上。並自陳納。過期因事
彰露。爲人告發。並置之法。旬日之閒。當巳山積矣。必
爲二籍。有記號者歸其主。無者以助軍費。公私兩辦。
而小民有所懲。此唐人以棘圍妝華淸材石術也。足
下旣辦上段。此下段不敢不以告。項治金陵叛卒、嘗

以此語守土者、而不能用、道今以爲恨、然又須乘時爲之、旣久則須斟酌耳、

與周元中書

巳酉之秋、嘗得李道夫書、言足下欲相從於鯨海之上、意謂聊復爾耳、今春來教、連幅陳義粲然乃知果蹈前約、往返數千里、冒犯瘴癘、間關險阻、亦巳勤矣、雖道涂相失、荷意之厚、何以當之、嗟夫、僕遠謫、雖平生親舊、有不復相聞者、而足下眷眷於我如此、嘗於古人中求、然不免爲今人所笑、奈何、兼審行李巳達温陵、即日體氣勝常爲慰、僕前年春、聞有萬安之徙、

未受命即行、夏秋之交、次雷陽、適海南、黎寇猖獗、未
敢南渡、其冬官軍破賊、乃乘桴、次瓊筦兩日、而德音
至、蒙恩許自便、留十日、復渡海而北、往來皆便風、無
驚濤之恐、歲盡抵容南、傳報虜騎深入、江湖間大擾、
道塞不可行、宿留至春暮、得寇退報、且知家寓鄱陽
屬邑、幸無虞、乃由藤梧康端廣惠循梅、以趨臨汀、意
欲身留建劍間、遣子弟挈家來會、適有王瓊潰軍之
變、不果、因自盱江、訪家於川谷中、幸骨肉長少無恙、
留兩月、與姻戚會聚、始得扶老攜幼、歸寓昭武之泰
寧、蓋鄉邑也、地僻民淳、方且安之、偶鄰境盜起、連破

數縣、環視皆戰區、勢不可處、則又冒險遷徙、得達長樂、纔數日耳、奔走五年間、繚絡萬里餘、幸且頑健、又蒙上恩、悉還舊秩、近復竊祿宮祠、僥倖多矣、以足下眷眷於我、故詳布之、自温陵至此六驛、願卽命駕見過、徐議所適可也、在海上了得易傳內外篇、頗究聖人立象立意之旨、冀足下來一觀、有以訂正之

與秦參政書

方今天步艱難、國勢削弱、外有強敵之憑陵、內有猾賊之紛擾、兵驕財匱、士氣益衰、願公勿滯一隅目前之安、而觀天下之形勢、豈不深可寒心哉、惟公密侍

帷幄、竊願以一言爲獻者、杜子美所謂公若登台輔臨危莫愛身而已、天下之禍、多出於大臣顧寵祿而保身、故李林甫薦蕃將帥邊、利其無入相之資、而啓安史之亂、王黼起燕山之役、爲固寵之謀、而致金人之變、事若出於一轍者、保身之智周也。保身之智周。則謀國之術疏。許國之誠篤。則謀身之計拙。二者不可以兼、然自營之私、雖若甚巧、而身卒不能保者、多矣、以公滅私、外其身而身安者、老子所謂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者是也、公生明、偏生暗、以公用心、則一切法成、以私用心、則一切法壞、以公眷注之隆、

早晚當正鈞軸、攝念如此、天下幸甚、區區比年以來遭歷憂患、傷羅謗讒、皆人之所駭聞者自非荷上恩覆、察其無他、終賜保全、則雖欲視聽食息於今日、豈可得哉、自適瘴癘之鄉、血氣日衰、志慮凋耗、疾病相仍、今一臂重痺、幾不能舉、恐終爲明時癈人矣、跧伏山林、保養餘齡、志願止此、豈敢復論天下事、然在畎畝而不忘君、非特激於忠義、利害休戚實與同之、朝廷安則天下安、天下安則此家此身、始有容處、以此又未能慭然於心、今日之事、念之熟矣、眷照之素、輒敢及之、

與呂相公書 呂名頤浩

伏承垂誨、能平內寇、然後可以禦外侮、此言盡當、今日之要務矣。建炎初、亦嘗以此意具奏、以爲盜賊皆吾之赤子、調護失所、故至於此、招撫以爲我用、其利甚博、光武之用銅馬、曹操之用黃巾、皆得其力、然威令不伸、而徒以區區姑息之恩結之、非徒不得爲用而患難之興、未艾也、是時李昱鴟張於山東、杜用竊發於淮右、叛兵潰卒、蟻結於黎驛魚臺、皆去行在無二百里、命將四出、不旬月間、斬馘平殄殆盡、其餘巨寇、以次招降、使之渡河、故一時盜賊稍寧謐者、以上

意明斷、而不疑也、今江湖間巨寇、以十數多者衆至
十餘萬、跨據州縣、如來教之所諭、非以宿將重兵、臨
之、登易控制哉、州縣不得施其政、士民不得安其業、
內不寧而欲求外患之弭、難矣、願公爲上建明條陳
盜賊之當討者、命張韓之流、總兵捕逐、以次削平、其
就降者、必羈縻酋首、分散徒黨、擇精銳者、別命將以
統之、使爲我用、乃可自江以南、盜賊旣平、財貨可通、
生民有蘇息之期、中興之業乃可振起也、因誨諭故
敢僣易及此、皇恐皇恐、

又

伏承詢諭、祖宗軍旅將佐、舊制與近年開端而難繼者、非誠心體國何以及此、不勝仰服、自兵興以來、如此之弊不可勝數、今少保相公當國、洞見弊源、正當權之以術、銷之以漸、使得復其舊、天下幸甚、驟而革之、則物情駭矣、願深留意於此、然區區之愚、竊願有獻者、振起中興之功、當以明功罪、別邪正、內君子、外小人爲先、根本旣固、則枝葉自茂、元氣旣正、則疾病自痊、此在公度內、而輒敢以告、恃照有素、且當世之務、莫急於此也、僭易皇恐、

又

竊觀自昔有爲之相、遭時遇主、共濟艱難者必先爲之規模、譬猶大匠之作室、門廡堂奥、皆已素定於胸次、鳩工掄材、積日累功、而後大厦成書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功以志崇者其規模也、業以勤廣、則又積累之漸焉、所志者小、而責以大功、固不可得、規模旣定、而欲求效於旬月之間者、亦未見其可也、建炎之初、規模在兩河、兩河者、中原之屏蔽也、旣失之矣、今日之策、規模在於淮甸荆湖、淮甸荆湖者、江左之屏蔽也、六朝之所以能保江左者、以藩籬在淮甸、而荆湖上流、皆有強藩巨鎮、以爲控扼、李唐所以能都建

康者以有淮南其後淮南歸於周則有豫章之徙勢使然也爲今之計保有江左恢復中原莫若以料理淮南與荆湖上流爲先命大將總重兵據形勢務屯田招集流亡且耕且戰外捍強敵內靖羣盜積穀通貨養士訓兵一二年間藩蘺之勢旣定俟力有餘然後可以議進取此今日之時務也時變不同而欲以昔之策施於今是膠柱而鼓瑟必不可矣周王朴爲世宗畫策必取淮南者先易而後難也今日欲復區宇必料理淮南荆湖者是先近而後遠也願公無以人廢言爲宗社計加慮於此天下幸甚

又

閩中自去冬以來、盜賊紛擾、上四州、率皆殘破騷騷及下四州矣、其原起於范氏、蓋有爲之謀主者、包藏禍心、有所窺伺、待時而發、近者狂悖之語、形於移文擅起民兵、焚掠諸邑、跡狀顯著、而官司無敢誰何者自招安以來、酋首依舊握兵、徒黨未嘗放散、竭一路膏血以養之、所費以八十餘萬、未有執極、藉寇兵資盜糧、不知此何理也、福建爲浙東屏蔽、通道二廣、朝廷今日、豈可不留意於此、程殿撰書、必詳具覆此不復覼縷、幸冀照察、

又

近得廣東林帥報、曹成賊馬既破賀州遂犯封連、亦聞有就招撫之意、雖賊情狡獪不可信仗、然因而撫之使果能改過自新、夫復何求、倘或疑貳、侯廣東有備、因而圖之、亦未爲晚、昨日奉密院劄子、令孟韓二帥、分撥軍應援岳飛、會合廣西許中兵、夾擊、期於淨盡擊之是也、第恐廣東未有備、賊逼重兵、必乘虛以犯番禺、林帥既以提兵防扼爲名、不復城守、深慮失番禺、則其餘州郡、望風奔潰、爲害有不可勝言者、今日之策、非得韓侯親提兵臨之未見所以挫遏賊鋒

保全二廣之計、某已具奏乞韓侯不拘路分前去與分撥軍馬、意頗相合、但遣他將、不若韓侯自往之萬全、必待他日、二廣殘破而後遣、則無及矣、

又

相公都督中外、委任之重、眷倚隆矣、然議者猶謂王導謝安、昔居此職、初不去朝、蓋艱難之時、幹旋機柄進退人材、規模遠畧、以圖恢復、皆當處中以制外、麾任將帥、如腹心之使股肱、乃爲得計、區區前書、所以言相公不可一日去上左右者、正爲此也、其詳更託

李參議道鄙意、幸望鈞察、

又

朝廷初意、欲以廣南財賦、經理荆湖、所以使某由廣南之任者、欲令與孟參相避而已、今則不然、荆巨寇又在一廣、某之此行、又令保護廣東、與元降指揮、殊爲不同、非得重兵、其何以濟、正猶疾病、証候旣變則所以治療之者、亦不可執、伏望相公、特爲以此意敷奏、如蒙朝廷應副、使可以圖尺寸之效、雖觸隆暑冒煙瘴、以赴一方之急、所不敢辭也、

又

某總師巳次建昌南豐、本欲取便道過贑、上爲廣東

之行、忽被受金字牌、降到指揮、以曹成已就招撫、令徑往長沙之任、及催促孟韓二帥、措置事宜、交割與某訖、發赴行在、韓侯一行軍馬、就建康駐劄、岳飛亦有屯駐九江指揮、事體與日前措置、頓然不同、莫知所謂、豈江北之有警故耶、孟韓久駐廬陵、以時暑之故、未曾措置盜賊、獨曹成一項、爲岳飛所破、餘黨右就宣司招撫之意、未知今復如何、其劉忠李宏楊華雷進楊么鍾相殘黨、皆負固自若、馬友之徒、亦未曾放散、今名將重兵、一旦盡去、以一二十餘萬盜賊、交割與本司、使以所得數千烏合之衆、當之、其敗事必

矣、輒具奏及申使司、乞存留岳飛於潭州駐泊、聽其節制、使率馬友以討劉忠、決須成功、自餘羣盜皆可以次招捕、雖二大帥班師、未有害也、不然、實難以虛受重責、亦具申稟、敢望鈞慈、留念、幸甚幸甚、

又

不審比報、比復如何、士夫見召韓侯之遽、物情頗擾、然安知其非以虛聲擾我、正當定以應之耳、錢塘固非乘輿久駐之所、然自今而論、未有能勝之者、雖江左形勝之地、在建康、然非料理淮南、藩蘺已固、則建康未可都、其次莫如長沙、有重湖之險、有沃野之饒、

襟帶江淮控引川廣接連襄漢異時恢復中原必自此始然累年爲盜賊占據州縣殘破民力凋弊非假以歲月拊循整葺未易就緒目前便於漕運以養重兵捨錢塘何適福建川廣皆爲無策非計之得也駐蹕之地最第一義必定於無事之時有警急然後圖之則無及矣某竊不自揆嘗草具其說欲獻於上以裨廟堂之末議又恐僭易未敢妄發如蒙鈞慈許其申陳續當編次繕寫以進皇恐皇恐

又

伏蒙朝廷存留岳飛一軍於本路屯駐且令聽某節

制、仰荷鈞念、豈勝銘佩、本路盜賊、馬友李宏雖已擒捕、而其徒黨猶存、曹成劉忠、雖已破敗、而其酋首尚在、至於楊么楊華雷進鄧裴鍾相殘黨、出沒作過、殘破郡縣、皆自若也、岳飛一軍、終恐不能久留本路、而某所得兵、纔及七千餘人、除輜重人從、疾患孱弱之外、其堪出戰、不過數千人、何以鎮壓兩路、且爲秋防之計、惟韓京吳錫吳全三項軍馬、共數千人、元在湖南、已得旨撥隸本司、續有指揮、令隨岳飛往江州屯泊、却令本司勾抽程昌禹下、杜湛人兵、使喚、令昌禹在任鼎州不可闕兵、杜湛等自不可勾抽、而岳飛復

留本路、則韓京等三項軍馬、却合撥還本司、已具奏申明、敢望鈞慈、速賜行下、所以必整會於今日者、恐岳飛朝廷將來別有差使、又欲挾之以行、臨時難於陳請也、喋喋不勝皇恐、

又

某留衡陽兩旬、彈壓曹成、自徑路趣江西、幸已出境、錢粮之類、皆本司趲那應副、斂不及民、適馬友下潰兵二萬餘人、自江西復入本路、連破瀏陽醴陵衡山諸縣、遣人招撫、不肯聽伏、焚掠四出、人情惶駭、某自衡陽移徙衡山、與其寨柵相去三十餘里、夜遣兵將

渡江、晨扣巢穴、賊衆初猶抗拒、旣知勢力不敵、遂束手自歸、除放散老弱外、得彊壯者六千餘人、分隸諸將、尚有三千餘人遠去打擄、未還然盡得其老小、已分兵招捕、勢須聽從入境之初、一舉幸勝、皆鈞芘所及湘鄉安化間、有一項五千餘人、亦馬友之衆、劉陽有一項二千餘人、乃韓世忠下統制官辥元、管押去李宏劉忠之黨、至岳陽潰散、復此作過、當次第遣兵措置、將士功狀、旦夕奏請、望賜鈞念、庶幾可以使人先此布懇、惶恐惶恐

又

本路作過潰兵多係曹成馬友下人、某自到湖外九月間在衡陽彈壓曹成出境、既而移師衡山、親遣兵將、招降到馬友下、歩諒安鎮等并老小二萬餘人、十月初次長沙、即遣兵討七星寨王俊王進等、招降到王進三千人、王俊以二千人逸去、侵犯邵州、再遣統制官吴錫討捕、殺獲千餘人、餘黨悉降、目今境内作過潰兵、並已净盡、一路幸爾寧帖、皆自鈞芘所及、見報朝廷差姚舜明侍郎、湖南招收盜賊、不知何謂、然姚侍郎練達軍事、雅有帥才、某見以衰病具奏、復丐宫祠、如蒙鈞慈、即以代其使早得脱、此莫大之幸、不

然、閤州程昌禹、亦其人也、仰恃眷照、輒敢冒昧、惶悚無地、

又

總戎之難、相公之所諳練、今聚兵二萬、大半皆招降新附之人、一旦改司、事權盡去、錢粮闕乏、將士解體、官屬悉罷、獨留一衰病書生、不知使之何以彈壓、萬一少有變故、區區一身、不敢自愛、但恐有悮國事、上累相公推挽之力、此所以夙夜震懼、而不遑也、敢望鈞慈矜憐、特為敷奏、俾從所請、早得罷免、佩荷厚恩、何有窮也、異時有所驅策、所不敢辭、伏冀垂念、

又

近承密院劄子、催督招捕盜賊、某自到本路、夙夜究心、措置仰頼朝廷威德、及將士之力、前後七捷除殺獲外、招降到三萬餘人、揀汰老弱、放散驅虜、得强壯幾萬人、分隸諸將、此曹皆東北無所歸之人、縱之使去、又復爲盜、已刺手背、團結與舊兵、同爲隊伍、逐日訓練、假以時月、當皆爲精兵矣、目前境內幸已肅清、惟楊么據重湖之險、在鄂岳間、彭友鄧裝巢穴郴虔境上、馬友劉忠潰兵、尚有徃來出沒袁吉界者、須鄰路會合、乃可討捕、已逐一具申稟、伏幸鈞察、

又

湖湘間、累年爲羣寇所擾、困於科敷、民多流徙、邇來盜賊稍息、別無重歛、已漸歸業、田疇悉已耕墾、道傍有起屋而居者、涵養年歲間、可望復舊、第控制上流重地、不可闕兵、養贍兵將、錢粮爲急、恐湏上煩朝廷經度耳、取過日前、何所不可、如欲真爲控制之計、恐非如此所能辦也、

又

近被旨令、節制劉洪道、觧潛、程昌禹、所遣軍馬、會合討楊么、巳檄諸路、及遣本司統制官吳錫等、由陸塗

破其蓮塘數寨俘獲頗衆程昌禹所遣杜湛亦屢捷
第劉觧相去稍遠恐未必能如期約見𥘉造戰艦漸
成次第所乏者水軍耳伏蒙垂誨許差崔增一軍前
來仰荷留念春水漸生二三月間正可深入討蕩過
此恐散漫難制敢望指揮早與發遣不勝幸甚某雖
朝夕去此本路利害所係不細故敢澷聞伏幸矜察

與秦相公書

某自建炎元年八月内乞罷右僕射職事蒙恩除觀
文殿大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宫任便居住乗船欲歸
常州無錫居止十月間至鎮江府聞有辛道宗下叛

兵、自秀州作過迤邐由蘇、常而前、即僱客舟、由大江
以歸、初不曾與辛道宗叛兵相遇、當時某弟從事郎
綸在無錫縣、與知縣郗漸商議、說諭叛兵、不曾焚毀
邑屋、某是時方到鎮江府、初不與知、言者乃謂某遣
弟迎賊、傾家貲犒、設製緋巾數千頂、與之、實爲不根、
坐此落職鄂州居住、行辭者至引漢棄京房、唐誅元
載等語、以實其事、今蒙恩宣撫荆湖、正是盜賊區宇、
馬友曹成李宏楊華劉忠雷進韓京吳錫等、擁衆多
者十數萬、少亦數萬人、跨據州縣、遞相屠掠、自餘盜
賊、千百爲羣、不可勝計、若不宣國威靈、廣行招誘、則

何以仰副委使、輯綏一方、緣有前件人言、未曾辨明、
於今職事、實有相妨、又自建炎二年、責居鄂州、又移
澧州、感恩念咎、杜門循省、不見賓客、至於世故、百念
灰冷、豈敢復與言者、乃謂某資囊士人、上書詆訐朝
廷政事、以圖復用、非置之海島、使與中原士大夫相
絕、則朝廷之禍難未已、坐此責散官安置萬安軍、今
蒙恩宣撫荊湖廣南四路、當盜賊猖獗、民力凋瘵之
時、若非與賢士大夫相接、商搉休戚利害而力行之、
庶幾毫髮之補、則何以仰副憂勤圖治之意、緣有前
件人言、未曾辨明、於今職事、實有相妨、兼某見以病

悉具奏辭免恩命、伏望矜察、

又

某近次南豐、欲取便道以如廣東、忽被受旨揮、徑赴長沙新任、遂改途由此以福建等路宣撫司、見任荊湖兩司、同處一路、事體相妨、又有旨、催促孟韓疾速措置湖南事宜、交割訖、發赴行在、令韓世忠屯兵建康、岳飛屯兵九江、與朝廷前此經畫荊湖之意、全然不同、嘗具奏疏論列、未奉回降、今又被受密院劄子有令韓世忠一面遣發軍馬往建康之文、益以惶惑、竊意朝廷有江北之警、預為隄備、不得已而如此然

亦須斟量事勢、使先後遲速可觀、不爲姦雄之所窺
測、乃爲得體、今號令悤遽、首尾衡決、遣師命將、不責
成功、追之使還、不虞後患、某未見其可也、孟韓二帥、
自福建討捕范汝爲之後、移師江湖、踰半年矣、直此
暑時、未曾進兵、羣盜倡蹶、如故、劉忠聚舟船以屯君
山、李宏殺馬友以據長沙、曹成雖爲岳飛所破、分爲
十數頭項、勢益散漫、毒流於全邵道永武岡之間、其
餘楊華雷進楊么郎鍾相殘黨之流、據巢穴、出沒作
過自若也、夫以二帥提重兵來臨之久、所費不貲、曾
未能破一屯、撫定一黨、藉手以報、而遽已召還、是歷

年之所經營者、一旦盡廢、何以震讋羣寇、使之畏感
綏寧遐方、慰生靈之望哉、二帥之還、勢固不可止、謂
宜存留威望已著之將、紀律素明之兵、彈壓招捕、收
拾後段、使不至甚狼狽、猶未爲失策、今併與岳飛一
軍、從屯他路、則某區區愚見、不知所以善後矣、已具
奏乞留飛、且於本路駐劄、措置盜賊、將來沿江有警、
自可順流應援、一舉兩得、未奉俞旨、伏望相公特爲
敷奏、必從所請、非獨荆湖兩路之幸也、某憂患之餘、
不當復爲世用、徒以上恩未報、黽勉就職、今茲陳請、
儻蒙矜允、猶可竭盡淺短、待罪閫外、庶幾圖尺寸之

效、不然、便當乞骸骨以歸山林、雖竄責所不敢辭也、

又

某嘗謂賈生有言、守禦扞牧之臣、誠死城郭封疆、其所以死者、豈徒然哉、必告所以守禦捍牧之計於上言聽計從、事不成、則以死繼之、告而不從、有去而已、今人不然、初旣輕受、當告不以告、告而不從、又不能去、敵至則遁、此近世大弊也、疆場日蹙、坐此之故、某前幅所陳、願相公勿以爲過、第以朝廷所遣孟韓二帥者、軍馬如何、財用如何、事體如何、較之本司灼然可見、今一旦委去、而以數十萬盜賊、付之本司、使以

數千烏合之兵、當之、安能有濟、正當以實告於朝廷、

之時、竊望鈞慈、特賜矜察、悉如所請、莫大之幸、

又

舍弟三人、仲不事事、常慕馬少游之爲人、如某者、正其所惘笑也、叔方委以家事、季往浙東親迎、皆不果來、故雖合辟親屬差遣、嘗詢問故詳及之、如嘗公朝使某有祁奚之舉、此三人者、皆國士也、

又

某前奏、乞令韓侯分兵屯九江、而輟岳飛駐師湖外、深懼僭易、冒昧有陳、近得韓侯報、其意亦以建康爲

非便、願宣力於江西、以素與彭城不相能恐緩急不相應援及都督府安撫大使之兵萃於彼艱於粮食之故頗與區區愚見相合、彭城屯鎮江、都督屯建康、皆重兵也、如韓侯屯九江、岳飛屯長沙、控扼上流之地、似爲得策、又荊湖因得飛兵措置、羣盜、以絶後患、緩急沿江有警、使上下連接、勢力頗均、更望相公有以慮之、此朝廷大事、苟有所見、不敢不以告、幸冀矜察、

又

有自湖南來者、聞孟韓至潭州、已差李宏充副總管、與元係馬友下兩項人兵、只令自行揀擇放散、餘悉

依舊存留、雖傳言未必可信、然恐決有此理、既催督班師召赴行在指揮、怱怱措置、不顧貽患於後、自宜如此如偏裨殺一副總管、以言語微罪加之、便得副總管、深恐此風不可長、而姦雄有以窺伺、願相公留意於此、聞馬友者、頗知逆順之勢、有意自新、不復為非、其徒不樂如此、嘗以語言動之、友不從、故李宏得以乘間、與其徒相結而戕友、不然、其謀亦豈遽能成哉、如蒙朝廷許留岳飛軍馬、尚可彈壓、及隨宜措置、不然、未論其他、存留徒黨之衆、何以贍給、變故卒未定也、幸望鈞察、

又

鄒柄者、志完侍郎之子、學問節操、才識皆過人、靖康間、淵聖特命以官、某嘗置幕下、其後造謗者、亦波及之、建炎初除衢倅、復以言者報罷、坐廢六年、旅食異方、艱窶甚矣、近因畫一再行辟置、而柄以書力辭、陳義高而慮患深、不欲彊之、已從其志、環奇之寳、棄擲道傍、誠為可惜、伏望相公特與收拾、置陶鑄間、必有可觀、不然、且與舊物、使有餬口之資、以免饑餓、亦足矣、

又

荆湖之盜、蜂屯蟻結、王旅來臨、正如以杖撩之、散漫蟄毒、當徐徐收拾掃除令盡、以絕後艱、今二大帥班師之遽、措置諸事、不免草草、决須遺患將來、非得名將重兵、存留鎮壓、何以善後、所乞岳飛於本路駐劄及撥還韓京吳錫吳全等軍、屈指計日以俟報、乃寂然不聞俞旨、豈朝廷多事、不暇卹此、將思慮顛錯、謀畫弗臧、言輕不足以取信、而然邪、竊自循省、慙汗愧縮、若無所容、便欲自劾待罪、又恐近乎激訐、失大臣體、正昜所謂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者、夙夜震惕、靡遑寧處、伏望相公矜察、簡會累奏事理、特賜詳酌

施行不勝幸甚

又

某今月十一日巳次荆湖界首交割本路安撫使職事入境之初詢問民瘼耆老皆云累年以來旣爲盜賊之所蹂踐又爲科需之所搔擾州縣官吏類皆權攝假借盜威侵漁百端以故良民多未復業田疇亦皆荒廢今朝廷遣兵破賊願少休息以就生理聞之怛然傷心昔人以兵火之餘比之瘡痍者正欲勿擾則凋瘵之民將自安耳此事非通才實德愛民體國者未易能辦如某叨冒深懼終無以副委任之意夙

夜震恐不遑寧處更望有以教督之不勝幸甚

又

不審比報比復何如士夫見召韓侯之遽人情頗擾第恐彼聞都督之建不能無疑故亦以虛聲應我未必真敢深入然彼以其虛我所以待之者不可不以其實區區愚慮謂朝廷所得探報皆當密付逐路帥臣使爲之備且降指揮令賊入某路則某路爲之應援陝西五路所以能抗夏人者正以此策而中國比年爲夷狄盜賊之所破壞正以不相應援之故今江淮四大帥劉光世與李光固不相能而建炎初某嘗

行遣李回至、今其憾不釋、緩急之際、責其應援、難矣、由此觀之、置帥使之如手足、又在朝廷所以深慮之也、

與程給事書

某觸熱戴星而行、已次南豐、本欲取便道趣贛上、如番禺、適被金字牌旨揮、徑赴長沙置司、得免提兵遠涉瘴鄉、良以爲幸、第孟韓二帥、殊未曾措置荊湖盜賊、獨岳飛能破曹成、猶未了當、已有催促班師旨揮、韓屯建康、岳屯九江、事體一變、且遽何也、豈江北有警邪、湖外盜賊、劉忠李宏楊華雷進楊么郎鍾相殘

党等、十餘頭項見數者二十餘萬人、小者不可勝數
馬友以十萬衆、蠶食長沙、雖不甚猖獗、亦擅置官吏、
肆為誅求、民不聊生、孟韓二帥、提兵久駐盧陵、皆未
曾措置、獨岳飛能以偏師破曹成十萬之衆、殘党有
願就招撫之意、未知今復如何、孟韓遽趣交割班師、
岳飛亦以所部徙屯他路、是朝廷所以遣名將重兵
經營兩路者、一旦盡去、令一書生獨當豺虎、兵既單
少、又無威名久著武臣與之共事、何以能濟、羣盜窺
見事勢如此、又復蜂起、其害未艾、竊恐諸公思之未
熟也、但以委任孟韓及遣某由廣東之任初意與今

來所降指揮觀之、事理豈不甚明、爲今之計、非留岳
飛、在本路、決無可爲之理、奏疏論之甚詳、輒錄副本
去、幸留意詳閱、因見右揆爲力懇之、能用此言、非惟
疎拙、可以待罪閫外、數路實受其賜、於國體所係匪
輕、不然、願掛冠神虎、乞骸骨以歸山林、雖譴責所不
敢辭也、千萬照察、

又

去冬羣賢彙進、善類相慶、今屈指所存無幾矣、江北
近耗如何、忽得韓岳屯兵江上之報、初甚駭之、徐思
尚令疾速措置荆湖事宜、交割、及韓侯有入覲指揮、

必是有警預爲之防也大抵比年多隨事支吾、苟[illegible]
先定規畫、有事則遑遽、事過則慢弛、習成此風、欲無
倉卒之憂得乎、添國萬壽之召、出朝廷意否、此公僞
楚懿親、其操術足以感移心意、豈宜在此地耶、當明
受之際、既無大節可稱、又降指揮、召僞楚戚屬、其禮
意之厚、雖起伊尹不過如此、不知此何意邪、若以謂
尊崇邦昌親屬、疆敵便須休兵、竊恐必無此理、不然
其意安在、恐右揆初不知此一段事、願以白之、其所
降指揮、求於官司可得也、借易借易、

又

某已次臨江、適苦瘧疾、少留數日、調治會馬友下潰兵數千人、破筠之新昌上高去此秪數十里、郡人震恐、已遣使臣齎旗牓徃招撫之如肯聽、須少待其來料理之、不然卽遂徑趨廬陵、俟朝廷回降、仍如衡湘間、此行種種窒礙、蓋是除授草草、不慮始、不要終之故、今荆湖羣盜雲擾、餘波溢於鄰路、大費收拾、而孟韓二帥、遽欲班師、重兵名緜、一旦盡去、何以善後、馬友李宏曹成之徒、自已散漫、而劉忠者以願就招撫、欵宣司陰爲窺伺、誘降招納、曹成徒衆萬餘人、勢益鴟張、如韓侯不剗此一項、遽引兵如建康、卽荆湖之

患未芟、其餘支節從黨之屬、又不論也、累具奏乞存留岳飛、且於本路謹守、及撥還韓京吳錫吳全等兵、且就鄰路江西應副錢粮、以濟目前之闕、屈指計日、以俟報、而朝廷漠然如不聞、不知何故、豈遂置荆湖於度外、而區區謀慮、一無足取邪、某賦分數奇、動多齟齬、每願終老山林、不復與世故、而今者誤蒙諸公推挽、牽彊至此、疾病交攻、心勦形瘵、自度卒不能以勝任、願上乞骸之章、以全晚節、行剡奏矣、夫魚肉具、然後可以責庖者之精粗、材石集、然後可以責匠氏之巧拙、今物料悉不應副、而欲使之虛受重責可乎、

但以元降指揮、令候孟韓措置盜賊了當日之任、與今來事勢觀之、不待深考而可見、易所謂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者、正今日之事也、餘惟爲國自重、

又

承諭天下形勢在荆南、恐未爲確論、今日至要處、乃在襄陽、控引川陝、襟帶江淮、下臨舊都、連年棄置不復料理、失此則中原不復可圖矣、雖然能立能步、然後可以趨走、今日國體猶未能立、而欲趨走可乎、近有旨令孟參以勾抽去兵、盡數撥還本司、以班師日餘剩財物、盡數撥付本司、意則厚矣、兵未嘗撥還、一

人一騎、財物未嘗擾到分文顆粒、虛煩詔令、徒切自憾、奏狀輒擒納呈、恐欲備見本末、區區既已到湖外、似非避事、但得一兩月間、別無警急之報、措置數處盜賊就緒、便可塞責、丐歸山林、如伯爲方當爲朝廷判白黑、明是非、使公議有所主盟、求去之堅、非士大夫所望於左右也、勉旃勉旃、

與馬總管書 馬名友本湖湘間巨盜擁衆數萬遣衆受撫朝命爲副總管故公以書慰諭之未幾爲李宏誘殺

自孔彥舟占據長沙、殘破湖外、聞執事能明逆順之勢、爲朝廷宣力、擊敗彥舟、其餘北來逐項軍馬、將領

多懷反側、獨執事忠義卓然初終不渝、一方賴以綏定、深用嘉歎、自古名將、多出於隱厄之中、轉禍爲福書功竹帛、以垂不朽者多矣、崛彊以苟歲月、終亦何補、幸深察此意、益勵忠誠、以報國家所以待遇之厚、行即同事、預以欣慰、知近出師討劉忠、墮賊姦計、兵將頗有潰散者、勝負兵家常事、宜益自治、以圖後舉、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何晚之有、願勿以小憤驅將士於必死之地、憤兵必敗、古人所戒、切宜慎之、未承晤間、千萬爲功業自重、

宋李忠定公文集選卷之六

宋　邵武李　綱伯紀著
明　皖桐左光先羅生選
三山周之夔章甫訂
宗裔李嗣玄較正

書

與呂安老提刑書

呂安老名祉後以兵部尚書為張浚都督府參謀官酈瓊叛歸劉豫祉為所執遂遇害

某頓首、使至連辱書貺、竊審履茲凝寒、動靜勝常為慰、吳錫大破王俊、斬獲四百餘級、生擒賊將杜贇獲

老小六百餘人、邵陽遂安、殘黨走武岡境上、已令窮追、期淨盡而後已、錫常有愧邵人、因令立功、以蓋前愆、果肯盡力、得此一項了、湖南境内粗定、第出沒兩界首者、勢須防扼耳、

又

某頓首、拜啓安老提刑正言執事、近兩奉狀、皆以病倦、不果親作、方此愧仰、伏辱手誨、竊審履茲凝寒、台候多福爲慰、區區承乏、粗遣、崇丞諭乃盛德事、顧何足以當之、祗佩厚意、無有窮已、瀏陽攸縣旣捷、羣寇遠去、劉超一項、後來就招撫、并老小共千五百人、揀

於後當不甚多也、郝晸已先遣往郴江、韓京俟茶陵稍定、即行、鄧裝之徒、計不難破、目前境內粗已寧謐皆將士之力、然所以能致此者、不失機會而已、魚集兵夜渡、而步諒曉降、邵陽兵朝至、而王俊暮獲、招降者輜重不犯秋毫、殺獲者財物盡給將士、新卒可懷而舊兵有思奮之志者、職此之由、是皆古人已效之術、但恨鮮克用之耳、目今以新舊人錯雜、團結訓練、數日前、按閱已有可觀、假以時月、當皆爲精兵、向承諭及、今日作帥、當以訓軍伍、治器械爲先、誠知言哉、朝廷初意、欲以二廣、經理荆湖、漸爲控制襄漢、連接

川陜之計、今既不然、殊覺省事、亦衰病可以乞身之秋也、宫祠章再上、猶未報、萬一未如所請、當遂掛冠以歸耳、前日有旨、令會合劉洪道程昌禹解潛兵進討楊么、權聽本司節制、此賊據重湖之險、爲數路患猖獗久矣、今茲水涸、正可掩襲、但恨無水軍、而戰艦未備、已一面製造召募、檄諸道並進、在此一日、即爲作一日事、此素志也、武岡猺人楊再興遣人納欵、雖未可信、然正當不逆詐、已遣使臣齎牓撫之、并牒報諸司、更煩審處、可以即遣行獻歲秪數日間、無緣會晤、第有馳仰、切冀對時自愛、上狀不宣、

又

得韓京郴曻報、巳帥師過郴之永興、近頗聞曻向者嘗招收京軍中人、京以今聽其節制之故、稍理舊事、遂致不協、深恐非徒不能成功、或致敗事、輒欲煩使旆、一至郴江督捕、使二將盡聽節制、不獨兩人素服德望、樂備驅策、可使忘其私忿、累年逋寇、决有乘機可擒之理、伏想留意國事、以一方生靈爲念、必不憚行、今納公文去、幸冀照察、今湖南境內、賴朝廷威德、羣盜悉巳肅淸、惟北有楊么、恃水爲險、南有鄧裝、彭友、巢穴依山、武岡猺人、時復出没、攻討之序、固自有

次第近得吉節制諸路軍馬以討楊么乘此春水未生之時正宜深擣第此間戰艦水軍皆旋創置殊未備就已檄昌禹遣兵擣其腹心而此遣吳錫屯橋口王俊屯湘陰李建屯益陽以備奔衝及破其北近陸途可至寨柵時下措置只得如此呂元直書中許撥崔增一軍來若得此軍舩艦粗辦吾無慮矣鄧裴彭友一韓京足以破之但須得使旆親臨更與指蹤事可萬全矣至於猺人跳踉必未至大叚猖獗此間力亦未能及姑俟所遣使臣回徐圖之未爲晚也不識公意以爲如何元直書報偽齊誘重兵入關以窺四

川、解潛探報亦然上流重地、朝廷不於無事時、留意、
奈何、尚阻參承、千萬爲國自重、不宣、

又

空名告劄、昨荆廣宣司、初不曾申請降到、惟有韓京
繳到數道、今有公文送去、幸照、悉招盜賊、以官出於
不得已、今既兩路有兵、勢窮力蹙、不擒即降、似不須
此、待其到軍前、效用立功、而後官之、乃佳、如彭友輩
正當責其反覆失信、不即就招、俟其公參、示以告劄、
而未爲書填、姑俟後效、乃爲得策、某自到本路、所招
降人、並不曾假以名目、雖近上頭首、非曾被受朝廷

真命、悉降充效用、亦嘗具此因依奏聞、誠恐愚民無
知、見作盜賊、得官、以為仕途捷徑、生覬覦之心、則一
盜息、一盜興、無有窮已、前日福建范汝為、乃其驗也
更冀熟慮而審處之、幸甚、陳楚南者、豪猾為一鄉之
患、罪惡貫盈、前此重賞所不能得、密切捕獲、見追證
根治、若只同干連人、押解遠去、決須竄逸、今納公文
幸備錄回報、棘寺如必欲得、候其再來追取、獄情已
圓、可以具情節申奏乞酌情斷遣、可惜止用常法也、
千萬照察、二點竄回、捕獲甚善、此曹如貸其死、便有
此患、誠不可恕、昨晚得密院劄子、有旨就廣西差撥

兵將來武岡、同討楊再興、措置得宜、巳移文許帥矣、醴陵人吏、巳發遣、使旆想即爲郴江之行、劉超者、來日到此、雖止千五百人、然皆劉忠下、所謂花面獸者、聞頗驍鋭、俟痛揀汰、分隸諸將也、彭友之衆、皆可放散、獨留頭首、押赴軍前爲使、向暄、敢冀爲國自壽、

又

近有一項潰兵犯瀏陽、乃楊惟忠下兵、所謂王大刀者、江西帥司、遣往虔上叛而歸、焚掠筠州、自分寧路來、皂衣白幟、傳者遂以爲江北冦、遣陳照李建等禦之、巳逼逐出境、殺獲五十餘人、腰間得付身、皆江西

帥司所給者、乃信傳言之妄、又得醴陵探報萍鄉千
百爲羣者凡數項、何其紛紛也辱來諭、知虔吉羣盜
蜂起、又得廣東書、循惠間擾擾、漸逼番禺殆將不制、
奈何不擇帥、不治其微、養成滋蔓、勢稍緩、則遂以爲
無事、不復加意、此患殆未已也韓京雖小颯然能卒
保茶陵、誠爲可嘉、第不計粮道、貪利遠追、犯兵家忌、
其敗固宜、已劄下許其以功贖過、且移文使司、根究
李端不才賊、及鼓扇潰卒先歸者、此不可不治也昨
已遣郝晸馬準助京、致令白德下兵、止在衡州防扼、
祕不知其已在京軍、數百里之遠、機會間不容髮、豈

可持此爲潰歸之端哉、郝最已取問應援不速固依
然京既遣往郴、道里迂回、文移往返亦安能責其如
期必至、申狀中初不及、馬準既賴其會合之力、逼賊
出境、始逐攸縣、似不必深詰、公意以爲如何、京軍初
失利、士氣未復、欲振起之、當以何術、幸以見告、新招
降人、撥隸諸將、只得就近、如京遠在數百里外、自不
能及聞、張中彥下兵劉崇者、頗橫、譚希莊弱不能制、
今在邵亦未能有益於措置、欲撥此一軍、隸京如何、
更須爲熟慮之、仍密其事爲幸、中彥既誅、此曹不能
無反側、然昨已明諭之、近又劄下邵州犒設、聊以慰

安其心、韓郝兩軍、以其暴露、亦與犒設、須煩使司以經制錢、支馬準下兵、已令攸縣支散矣

又

近遣吳錫李建、討蕩楊么蓮塘等寨、殺獲頗衆、自此其徒不敢復過江南、戰艦自十五車以下、已制造得十餘隻、海鰍棹船之類二十餘隻、於諸軍中、選擇木軍幾二千人、雜以民間戰船數十隻、日逐教習、旌旗戈甲、皆一新、春水漸生、可以深擣巢穴、此賊不難破、第衰病歸與日濃、丐於朝者甚力、稽於夢卜、决有脫去之理、恐不能爲朝廷了此一段事、爲可恨耳、遣去

行朝使臣、計程數日間、當還、可見與咨文不知代者爲誰、得不俟而去、乃爲幸也、自到本路半年矣、養兵二萬、錢糧之類、皆躬自料理、均節、民不告病、今雖欲去、廩有餘粟、庫有見緡、亦不至闕乏、貽後人患、當悉具數以告於朝廷、庶幾謗者無所容其喙也、民瞻近曾通問否、聞閩中泉福間、糴極貴、建寇復爾擾擾、殆未有可安處、如何吳元中遷夔謫、殊可痛悼、其家尤爲狼狽、欲歸荃、三衢道路梗阻如此、何緣得達、已勸其不若謀荃衡山、未知肯見從否、區區倘尚留此、猶可爲出力、不然、須左右照矚應副也

吳元中無疾、一夕而逝、先是妙應師預言其不能過中冬、自桂如柳見之、勸其屏絕人事、專意內觀、俟其如期、長往而復還、亦一段奇事也妙應欲自此過浙東、詢國佐可知其詳、

與折仲古龍學書 時朝命以折代公折名彥質

某悚息再拜、置司之初、蒙朝廷節次差兵、近萬人、自抵湖湘、招降潰卒、除揀汰外、得彊壯萬餘、分隸諸將、目今有兵二萬三千餘人、將佐多堪使喚者、初至長沙、當馬友李宏變故之後、錢粮闕乏、躬自料理均節養兵半年、未嘗橫歛、粗亦足備、目今州縣倉有米三

十餘萬碩、庫有錢二十餘萬貫、上江諸州不與焉、共

廷降賜、𠩄止銀萬兩、錢二萬貫、逐旋收拾、今有銀六

萬餘兩、金二千餘兩、經制回易錢各五萬貫、境內盜

賊悉已淨盡、流移歸業、惟湖北有楊么水寇、近亦破

其數寨、見治戰艦水軍、每日教閱、稍備具精熟、即可

深討巢穴、北方亦無警急之報、解罷鎮撫斥候甚明、

凡百足可措置、願以濟物爲心、餘續具報、幸察、

凡百足可措置者明已之非規避也願以濟物爲心者欲彥質之勿以傾陷爲事也葢公宣撫河北時折爲屬官凡事與公齟齬執政竟以折代公宣撫及公宣撫荆湖又以折代且公爲宰相時曾降謫李光後數歲公罷江西帥又以光代公何奸臣伎倆同出一轍也

與潘子賤龍圖書

區區自抵湖湘間、踰半年矣、賴朝廷威德、與將士之力、招捕羣寇、十餘頭項、踰三萬人、揀汰外、得精兵萬餘、分隸諸將、撫之如一、亦頗馴擾、以故境內粗定、流移稍稍歸業、田野間懇鑿殆遍、有築室而居者、軍食皆躬自料理、亦不至闕乏、第以衰病、日思退縮、中冬之初、亟上章丐還閫寄、願置閑散、則已有言者、論其其罪狀、痛詆無所不至、仰荷上恩寬厚、復畀祠祿、第深感涕、代者乃折彥質、須俟其到、方聽罷任、今留廣西、已致書促其來、倘得脫此、即徑歸閩中、杜門循省、

錄不足言者未有承流之期可勝悄跂、

與政府書

某皇恐、某去歲湖湘之行、良迫于不獲已、蓋恐力辭、又有偃蹇不受命之誚、故欲暫到而亟歸、此意公所素諒也、既抵本路、黽勉百爲、竭盡愚短、粗定一方、竟亦何補、而橫遭口語、誣衊益甚、如引孟參言、受辛企宗米事、尤爲可駭、孟參會稽降官之憾、向者書中已嘗具道、益以同寓長樂、而不通問、卜其造朝、必須興謗、故先事逸鬪、更有一事可笑、某去秋總師過吉州、江西漕使韓球、公然移文州縣、不使應副錢粮、不得

巳、勾决人吏軍、始得食、亦具奏矣、球緣此種種造謗、
又嘗爲韓世忠下營婦毆擊、在某未到吉州數日之
前、其後言者、乃謂激之使然、不知有此理否、此皆細
故不足道、如靖康間事、播盡何所不至、當時不敢自
辨、又無爲之辨明者、一再拈出、卽遂以爲實矣、聽言
莫先于考實、不考實、則伏讒蒐慝、得以顛倒是非、變
亂黑白、更易有無、害治之大者、釆苓之詩、止讒之道
也、如企宗輩、見在降一指揮、責軍令使具實以聞、卽
便見有無虛實、難于降指揮、而易與人黯闇、此近世
循習而不可曉、某靖康間、不幸有伏闕之事、建炎初、

不幸當僞楚之後、迨今仇怨滿前、非荷唐、明。燭照其無他。豈復有今日哉。平時粗曉佛理、遇不如意、皆作善境界想、遭謗罹讒、皆作善知識想、年來衰病相仍百念灰冷、世故不復置毫髮于胸中、俯仰無愧、待盡而巳。

答錢遜叔侍郎書 錢緄之子

某頓首拜、啓宮使侍郎閣下、去冬承書貺、辭意鄭重、以先内翰墓銘見委、寵示行狀、且使令侄申伯垂諭再三、竊觀自昔瓌瑋卓犖之士、其名德既足以震耀一時、及其終也、孝子慈孫、必求世之能文、而言足以

取信於天下者俾之譔次事實作爲銘詩以昭告後世乃始慊于其心而世之能文者亦願得夫瓌偉卓犖之士而銘之無飾説無愧辭因以自託于不朽二者常相資也昔蔡邕有言吾爲天下人作碑銘多矣唯于郭有道無愧色耳韓退之作碑銘不輕許可然猶有諛墓之譏以是知其難也伏惟先内翰政事文章獨步當世高明大節聳動遠夷自結主知致位嚴近而讒説困于生前黨議起于身後此固天下公論之所共惜也大明方升公論獲伸是宜以銘誌付之能文及言足以取信於天下者使之鋪張偉績發揮

内先、而乃以屬之于某、無乃非其任乎、某憂患之餘意氣荒落、筆硯蕪廢、大懼文辭之不工、而言語不足見信于世人、然反覆思之、辱照之深、而書辭見委甚勤、其敢以固陋辭、第年來衰病相仍、習成懶惰、如蒙稍寬其期、不勝幸甚、伏冀亮察不宜、

與潘子賤龍圖書

某頓首拜、啓子賤提宫龍圖執事、近辱書貺、來介不告而還、遂稽修報、愧佩無以爲喻、初寒、伏惟台候多福、承見索所著易傳、殊荷不鄙、僕頃在海上、無所用心、取易讀之、觀象會意、恍若有得、因以其說、著於篇、

非敢效古人訓經以垂世、姑備遺忘而已、自還中州
念欲刪改、成一家言、日用多事、因循未果、去年春、歸
自荆湘、寓居長樂、郊外杜門謝客、終日蕭然、始得少
親筆墨、尋繹舊學、精慮深考、為剪其繁蕪、粗成條理、
思得卓識傳聞之士、相與磨礲淬勵、證其是而黜其
非、增其所未至、庶幾不悖聖人作易之旨、常病未有
其人、今子賤以過人之聰明、介然自守、不以世之毀
譽動其心、退居閒處、其於枯淡、將與外生死、忘得喪
者游、而能惠然同我所好、此固僕之所願進其說以
求是正也、僕曩與襄陵許嵩老、著春秋集傳、書成、出

不義有未安僕必一一爲言之總老亦多見從朋友

道喪久矣振而起之正在我輩總老旣沒微子賤吾

何望哉謹以所著易傳內篇上下經致左右僕自經

憂患以來險阻艱難靡不備嘗旣不得竭其愚以狥

國家之急故自託于空言心力盡於此書願子賤日

置几案間暇則試取觀之其有乖戾悉爲簽出畧以

數字道其所以當復思索以從求誨其中立說與今

之說易者不同而偶有可取亦告簽出以數字表之

使知千慮一得不枉勞心二者幸留意焉傳上下經

外又有上下繫說卦雜卦序卦等傳及外篇釋象明

變、訓辭、術數、類占、諸書、以解駁易體、究象數義理之歸、當續馳上、聖人作易、雖推之無所不通、然立象畫意、必有至當之理、吾徒學易、因象以求聖人之意、正猶法家鋪陳條法以定刑名、止于當而已矣、苟非其當、則以笞杖爲徒流、其差謬豈不遠哉、漢魏以前、說易者多宗象數、而不求義理、故取象亦迂濶而不切、自王輔嗣以來、一切以義理訓易、而不稽象數、其失聖人之旨亦多矣、僕此書由象數以會義理、然亦未敢自以爲然、願且勿以示人、姑問難往復、使無可疑、庶幾可傳于世、千萬照亮也、建炎初、荷上恩、虛席以

待、備位纔兩月餘、議論與用事者不合、不敢虛負天下之責、遽引身以退、曾無毫髮之補、至今自愧、近奉詔旨、俾追省當時所施行者爲時政記、以聞、衰病遺忘、文籍散失、纔得十之一二、已奏篇以塞明命矣、輒以別本、及所建明、并乞罷劄子二十餘首錄去、恐子賤當時到行朝、倉卒不知本末、可以見其梗槩也、七八年間、如一夢然、追尋往事、第使感慨耳、歲律云暮未有會晤之期、此情可諒、切冀爲遠業自重、謹奉啓不宣、

與李泰發端明書 名光後代公爲江西安撫使

某去夏歸自湘湖、卽杜門不出、罕見賓客、聊以休影
息跡、近來居者頗衆、如汪張二公、雖見訪、亦倒不入
城復謁殊覺省事、自旦至夕、燒一炷香、看一卷經、讀
數板書、打一覺睡、或宴坐少頃、無非自己分上事、以
此差覺自適、第年運而往、初未聞道、無朋友漸磨之
益、茲爲根耳、閑居既久、坐進此道、想所造益深、願有
以警誨之也、得子賤書、頗以爲物之意太深爲言、答
以願力正當如此、至於觀消息盈虛之理、爲進退出
處之道、則又君子之所貴也、公意以爲何如、

又

某頓首再拜、久不聞動静、辱手誨、如奉言色、喜可知也、垂諭君子小人進退之理、可謂確論、然消息盈虛治亂興衰、皆有天命行乎其間、非特人事而已、君子居易以俟之、故方寸常坦然而無戚戚之憂、此所以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自靖康以來、所遭之變、皆古所未有、豈曰細故、其實本於君子小人之混淆、君子常不勝、而小人常勝、然天實爲之、謂之何哉、吾儕當益信此心、進則盡節、退則樂天、死而後已、餘復何道、泰發以爲如何、

又

荆襄之舉、今所當爲、第須爲善後之策、正猶川陜在棋局皆是合着處、但恨所以置子者非耳、如何、鄒德久千里見過、殊慰岑寂、到此已月餘、稍凉卽歸、時官薦之、此初不聞、豈傳者之妄邪、

與呂安老龍圖書

某再拜、承垂諭荆襄事勢、併以所上奏檢見示、皆中今日事機、不知能如所議否、大抵江浙川陜、各在一隅、猶之棊局、須於腹中置子、乃可相及、不然道理懸絶、緩急何以應援、腹心要害之地、襄漢是也、晉宋以來、皆爲重鎭、久合措置、今已後時、數日前得岳侯書、

已還師岳鄂、不知新復之地、以何人守之、付之數偏
裨、果足恃否、廟堂必自有處、山林無由知曲折、又迂
濶之慮、每竊自笑、而竟不能改步、以與世合、亦不解
事之一端也、因來誨輙謾及之

又

某悚息、承須車船式樣、今納去戰車圖樣、偶尋未見
後當馳上、來諭恐車船重大不可用、是不然、此乃嗣
曹王皐所製見於本傳、非閒人所能爲也、頃嘗試之
運動輕駃、施於大江重湖、以破長風巨浪、乃其所宜
要須教閱習熟、乃可用、今有小船輕檝、而付之不能

操舟之人、雖尋常之瀆、其覆舟必矣、況以巨艦出沒
江湖哉、前日翟昊之敗、正以此故、非舟之罪也、然此
舩止可爲水軍家計、每一舩須以海鰍之類、數十隻
副之、正猶鹿角輕車之副武剛、乃可以戰、幸詳思之、
某再拜、

又

見奏簡、以楊么厠金人僭齊之末、何至是耶、前此朝
廷以曹成馬友輩、擁衆各十數萬、擾湘湖間、殊不以
此賊爲意、某到湖南、始共事實、及榜檄不遜之語、列
上、旣以招捕羣盜、方措置間、而宣司罷、其後得吉節

制湖北進討、即治戰艦水軍、散出榜文、厚賞以致其頭首、十數人餘悉許其自歸及自相殺、併間其黨與、頗有携散之意、未幾罪去、專遣使而有速成功之心、故有前日之衂、賊勢益熾、大抵此曹據重湖之險其徒皆舟人漁子、便于操舟、非官軍之利、速進則無功、久屯則師老、而財匱、惟擇帥而任之、用趙克國取先零術、此必勝之策也、因來諭輒及之、未知然否、

又

胡德輝、文行識操、於今少見、其比、以禮羅致、猶懼其不至、公折簡使就權攝、宜乎不來也、其家貧甚、不仰

祿之言、恐非真實、來使督書、草草布敘、幸恕察、

與趙相公書 名嵓

朝廷自渡江以臨吳越、今六年矣、平居閑暇之時、玩歲愒日、未嘗圖慮所以立國之策、相公爰立未數日間、適有警急之報、乃當艱難莫大之任、屏去近年退避之說、奮然進討、蹈危求安、真古社稷之臣、所自任、更望于事平之後、博采衆言、以定保有東南、恢復中原之至計、某雖迂陋、敢不竭盡愚慮、繼此願有獻焉、幸望恕察、

與趙相公書

近年以來、多以和議退避爲得計、國勢日蹙、士氣不振、職此之由、相公當軸于倉卒擾攘之際、慨然自任以天下之重、遂改前轍、殆天意悔禍、國家中微之運、將復光大、不然、何以天時人事、符合若此、歎服之深、喜而不寐、然賊退之後、正須種種料理、以爲防守攻討之策、願言益懋遠圖、早遂恢復土疆、大拯烝黎、某雖衰病、尚覬拭目以觀中興之盛、莫大之幸、伏望鈞察、

與張樞密書 名浚字德遠

某近被詔旨、令條具攻戰守備措置綏懷之策來上、

已具狀奏聞訖、主上勵精圖治之切、深愧荒疎、不足以副下問之意、然日夜念此至熟、畢精竭愚、展盡底蘊、以上此奏、亦思慮之極也、庶幾千慮一得、或有涓埃之補、非特某之幸也、今錄副本拜呈、狂瞽之言、或傷切直、亦望開廣容恕、不勝幸甚、伏望鈞察

與趙相公書

伏見朝廷於寇退之後、修舉政事、召用人才、皆有先後之敘、多合天下之心、竊慶中興之有期也、然區區愚見、以為當今急務、在料理淮南、非遣三大將、統重兵於江北、則淮南未易料理、謂宜早降指揮、移軍淮

南、今先遣將佐謀議官、先去措畫、候稍就緒、日、渡江、庶幾可以乘時料理藩籬之計、若必俟秋冬、恐或緩不及事、此邊防大計、更望鈞慮、有以裁處、相公樂取諸人以爲善、聲滿天下、故敢妄進此說、僭易之罪、幸冀鈞察、

與呂安老書

春氣清和、比來爲況何如、伏惟台候多福、寇退之後殊未聞料理淮南、豈遂以爲閒田耶、三大將既復置司江南、則是盡仍舊貫、止爲保江之計、前日措置、特出於倉卒、若欲爲善後之策、恐非屯重兵於淮南以

爲藩籬、未見其可、愚意竊料之、將來僑齊或再挾强敵南牧、必懲前日之無功、變動其術、而吾膠柱應之可乎、安老深被上知、又與二相無間、胡不力以此爲言、今雖逆耳、後必有驗、吾輩爲人謀事、敢當長慮却顧、爲久遠之計、若趨利目前、不展盡底藴、何補于事、辱照輒及此、悚息悚息、

與趙相公書

某稟目頓首再拜平章都督僕射相公閣下、昔賈誼有言曰、守圉捍牧之臣、誠死城郭封疆、又曰、彼且爲我死、然後可與之俱生、彼且爲我亡、然後可與之俱

待、聖人之有金城者此物此志也、夫爲守圉捍牧之臣、而死城郭封疆、此固常理、然死或重于太山或輕于鴻毛、方其平時請于朝者、無不從也、所以爲守之之具者、無不備也、不能則繼之以死、宜其有鴻毛之輕、至於請于朝者不從、所以爲守之之具者不備、徒假牧守之虛名、初無捍禦之實用、則志節之士、所以處此者、宜何如哉、某自十數年來、憂患相仍、加以朴陋迂疎、動輒齟齬、所願安於閑散、休影息迹、不復敢與世故、去年冬、誤被上恩、付以江西一路重寄力具辭避、不蒙矜從、賜對便朝、更膺殊獎、實自相公推挽

之勝、所以力疾之官、黽勉就職者、亦願砥礪駑鈍、圖尺寸之報也、自初到任、適當旱暵之餘、帑庾匱乏、夙夜自竭、簿書錢穀、冗瑣細碎、必躬必親、方稍就緒、幸比歲稔、粗免曠敗、亦皆相公庥庇之德、必非本府、寧不知歸、近者上章引疾、丐罷降詔不允、訓辭有邊吏戒嚴、商秋甫及之語、夫防秋在邇、豈守牧之臣、可爲去就之時、然某之所以求去、正以防秋之迫、何則、切冒大帥、有其名而無其實故也、某昨具奏、乞元置安撫制置大使司、軍馬錢粮之半、蒙朝廷閔送都督行府、行府劄下、初則曰俟秋高調發軍馬、繼又曰見議

遣兵、繼又曰侯勾王彥一軍到日、分撥前去、今則且

俟有警急日、遣兵應援、是朝廷之兵、不可指擬也、初

乞兵日、蒙朝廷及行府降指揮、許招本路闕額禁軍、

勾抽使喚、數月之間、極力招填、纔得六百餘人、近緣

漕司申請錢粮、復令權罷諸州、不隸將兵數既不多

隸將之兵、以虔吉盜賊之故、復難調發、是本路之兵

不足倚仗也、夫以上流重地。去淮南及僞境不遠。沿

江千餘里要害之地。並無甲兵、可以抗扼守禦。方邊

報警急、倉卒擾攘之際。乃欲望遣兵應援于數千里

外。不亦晚乎。某竊料相公之意、不過謂楚泗廬壽、襄

卽諸將屯宿重兵、則江西爲內地、探報僞虜、無數路深入之計、則江西可無虞、故兵不必遣、是大不然、夫七尺之軀、要在腠理、千丈之堤、潰于蟻穴、所以防患者、當在不防之地、豈可以江西稍內、盡弛防守之具哉、況諸將列屯、相去絶遠、使敵人乘間爲擣虛之計、不知誰肯爲援、朝廷不預遣兵、使自爲防守、而置一路于度外、恐非計之得者、自用兵以來、敵人張大聲勢、探報妄傳、分兵以入某路、則往往無事、深藏固閉、匿壯示弱、探報無所得、則往往深入、今信探報而不爲一路之備、是僥倖其不來、也兵家之所忌也、故望

相公、特賜鈞慮、垂念某靖康間、被命宣撫兩河、得兵二萬、方欲有所設施、鼓作兩河之人、以捍大敵、然不爲用事者所喜、議論不合、自出師纔五十日、即乞罷去、其後謗議紛紛、然某未嘗辨明、而俯仰不愧者、以無其實故也、紹興初、蒙恩起廢宣撫荊湖、得兵萬三千人、招捕群盜者數萬、亦不爲用事者所喜、到官纔數月、以言者罷去、其後謗議亦復紛紛、然某未嘗辨明、而俯仰不愧者、亦以無其實故也、今某幸蒙上恩委寄、又荷相公知奬、豈不願圖涓埃之補、然軍馬單弱、財用窘乏、曾無以副其區區願效之心、竊自歎息、

藉使勉强偷安、以僥倖萬一、不幸稍失支吾、致有闕
誤、則平時仇怨、群起而交攻之、真無以自解矣、此所
以夙夜震懼、而不遑啓處也、更望相公曲加照察、謹
遣本司幹辦公事官、羅薦可、具歷懇款告于行府、伏
望鈞慈、特與定議、如本路合遣防秋軍馬、即乞早賜
摘那前來、應付擺布、控扼庻無噬臍之悔、如不合遣、
亦乞明降的確指揮、無使日夕指准、快一路士民之
望、而某得以早爲去就、不勝幸甚、

又

淮西叛將、出于意外、實非細故、某輒不自揆、嘗奏疏

指陳朝廷措處失當夙夜憂懼、以俟譴訶乃蒙寬恩
降詔獎諭、尤切震悚、近見邸報、言事者、論右相、引漢
武誅王恢事、以爲比、竊謂太過、深慮隨時獻說者、浸
失本旨、而避退講和之說、復行、則宗社安危、未可知
也、輒復上章以救其失、惟是出位之言、實爲有罪、迫
于憂憤、有不能已者、輒錄二疏副本拜呈、敢望鈞覽、
如有可採、得補萬分之一、不勝幸甚、儻易皇恐、論者
皆謂宰相還朝、必守前議、請車駕還幸平江、及覩近
降指揮、改撥廬壽盱眙米斛、並於建康交卸、又謂且
抽回淮南軍馬、沿江屯駐、某竊謂朝廷措置、因時制

宜、必不如此、籓籬未固百物未備以一捷之故、而遽臨建康、誠太早計、相公爭之是也今旣駐蹕幾年徒以淮西叛將、遽復捨去、使虜得以窺伺、非良策也、苐當撫綏將士、益務萬全、養靜以待之、江北屯重兵、則江南可以奠枕、江北無兵、而與賊共長江之利、則虜勢危矣、苐當抽回老小、以就糧餉、最爲得策、敢望鈞慈、特賜詳酌、恕其僭易、不勝幸甚、

又

某以憂患之餘、誤蒙朝廷起廢、帥守江西、已涉兩年、夙夜黽勉、左右支吾、幸免曠敗、實賴鈞庇、今秋雖旱、

幸不過甚、米價亦不翔踴、贛上盜賊、蒙朝廷易守、竊免租賦、盡罷科須、渠魁次第公參、復業境上、群盜亦皆擊散、吉撫筠袁間、有名字者、悉已招撫、今雖有些小殘黨、留兵彈治、無能爲也、而某自春及今、衰病日甚、醫者謂勞心太過所致、七上章丐閑、庶得休養、未蒙矜允、今幸相公還朝、洞照情素、輒敢力陳前懇、敢望鈞慈、特爲敷奏、使得遂其所欲、不勝幸甚、切望矜念、皇恐無地、

又

朝廷累年經營恢復之計、漸有氣象、而以措置一失

當之故、淮西之軍、盡歸僞境、國勢稍弱、上心感悟、召還元弼、復畀閫柄、正猶羸瘵之人、非得國手、厥疾弗瘳、然理義人心之所同然、號令施設、犂然有當于人心、則不約而自服、轉弱爲强、以啓中興之運、不難也、惟相公留意、天下幸甚、

又

某以非才、誤蒙朝廷委寄一路、自今春已來、援疾求去、至於七八、上恩隆厚、未忍棄捐、敢不力疾黽勉以圖報萬一、然本路實爲上流重地、當虜僞乘間窺伺之秋、軍馬单弱、無以控扼、萬一有賊馬衝突、何以待

之、輒具防冬事件、仰干朝廷、其間乞兵一事、尤爲最急、如蒙摘那可用兵將五千人、與見管者相兼使喚、某雖不武、願當一面、不能即繼之以死、以報上恩、若兵將無有、雖留某于此、無益也、願先罷黜、實不敢虛受重責、伏望鈞慈、特賜矜察、

又

本司累申朝廷、乞降旨揮、催促岳飛、分兵屯駐九江至今未有到者、近日光州等處、探報賊馬、漸有渡淮作過者、諸縣頗遭虜刼、蘄黄一帶、並無障蔽、如九江重地、豈可闕兵、往年馬進占據、用兵攻討、半歲廼克、

今不早爲之備、一旦殘破、廼圖克復、豈不勞費、如岳飛之兵、果不可分、即乞朝廷別差一項軍馬屯駐防扼、在今日守臣、尤宜得人、謂當權時之宜、選差有名望武臣、爲守、使之措畫、竊見承宣使劉錫洸鷙有謀諳練軍政、倘蒙朝廷驅策、必有可觀、非特一路之幸、敢望鈞慈、特賜照察、

宋李忠定公文集選卷之七

皖桐左光先羅生選
宋　李綱伯紀著
明　宗人李春熙皞如輯
宗裔李嗣立較正
後學鄢國鼎重訂

書

與張相公書 即張德遠也

竊以相公膺大任，綰重權，以圖恢復大計，正宜虛己廣謀，以屈羣策，願聽逆耳之言，勿受遜志之語，則輔成中興之功，不難致矣。某特荷照知，願爲直諒之友

以裨補萬一、言或激切、幸與容恕、而察其區區之心
可也、冐昧不勝皇恐之至、

又

伏蒙鈞慈、特有頒貺、禮意勤腆、第深悚感、旣不敢固
辭、又無以致荅、惟當時以藥石之言、仰報盛德耳、昔
孔明下教曰、諸君第勤攻吾短、庶幾蜀可治、而中原
可復、願相公無忘孔明之志、則所以永安社稷、而大
芘生靈者、必有在矣、皇恐皇恐、

又

劉光世移軍合肥、岳飛進屯襄陽、去江益遠、全無控

抵緩急何以應援某累具申稟乞差撥軍馬非獨以本路乏兵之故如襄陽一軍財賦仰給本路糧道經由蘄黄沔鄂乃咽喉之地如使賊兵窺伺乘虚驚擾無兵將以捍之則一路財賦何由得達糧道阻塞大軍坐困其所係非細故也願相公深思愚言勿吝遣兵使某得以竭盡區區少助萬一莫大之幸今再具劄子塵瀆鈞聽

又

別紙蒙下諭非相公虚已廣謀何以及此大抵兵家臨機制勝難以預料以弱爲強轉危爲安止在俛仰

之閒、昔謝玄破符堅百萬之衆、只緣符融之却陣、周瑜赤壁之勝、只緣風便可以縱火、此豈可預料哉、要之臨敵慎重、行師以律者、其本也、見機而作、應變無方者、其機也、不貪近功、以圖大利、必勝之舉也、願相公思之、近世治兵有可恨者、設將太少、與兵太多、設將少、則難制服、與兵多、則難運掉、必欲用兵無不如志、要當反此、恐須不免上煩料理耳、

又

剿賊王權蘇勝、久在湖南江西、兩界首作過、累經招安、繼復嘯聚、人甚苦之、近因湖南將官、裴鐸、殺散、以

數百人潛迯山谷、依舊作過。本司以旗牌、委吉安參
爾遜、遣人招誘、方出公參、除放散黨與外、有頭首并
强壯人三十三名、此曹如放還本土、决復嘯聚爲患
未艾、因面諭以禍福、使發赴行府、自效、已皆遵禀、次
日首領四人還悔、具狀乞免發遣、已送所屬根治、違
節制之罪、其餘二十九人、已擢第五名爲首領、借補
進勇副尉、遣使臣官兵、管押至行府、敢望鈞慈、特賜
指揮、將首領一人補趂外、其餘分刺諸軍、嚴加約束、
有擅自走回者、許諸色捕斬、庶幾可絕後患、不勝幸
甚、已具公狀申陳、伏望鈞察、

與張相公

某累以本路軍馬上干鈞聽被受劄命書賜毋豪許以遣發豈勝感激然傒望之切歲云暮矣尚未有至者竊近教乃承諭以俟有警急乃遣第深惆然相公總重兵以臨大敵方事之棘固難於分人然某亦稍甄陶付以一路重寄無兵無將何以爲防捍之計緩急有警而望遣援其能及乎更望垂念所以處巳處人者而盡其宜不勝幸甚謹具稟目并遣屬官羅薦可詣行府諮稟伏幸鈞察

又

某前乞軍馬萬人、今豈敢望此、但得朝廷量行差撥
本司隨宜措置足矣、喋喋干冒、亦非謂得此兵、便可
倚仗以捍强敵、但欲王靈所及、人心自安、盜賊自弭
風聲所暨、或可銷患於冥冥、非荷相公知照、何敢及
此、昨被行府劄命、欲先次遣兵、討蕩虔寇、令州郡預
備錢粮、尋即行下、聞作過者頗戢歛、今俛閱時、殊無
事實、又復紛紛、動以千百爲羣、至敢窺伺州縣、如吉
州近日告獲虔賊數十人、皆散在民間、欲爲內應、幸
而彰露、使稍有虞、豈不貽朝廷憂哉、荷相公期待之
厚、豈忍使愁坐於此、朝夕惴惴、若無所措、事迫情切、

不覺忉忉、死罪死罪、

又

某衰病無堪、仰荷上恩、委寄之重、黽勉自效、不敢少暇、邇來措置錢粮、製造器甲、修建營房、葺治城壁、漸嚮就緒、所乏者軍馬耳、如蒙相公少分麾下數千人、使某得以爲朝廷保守一方、討捕虔吉間寇盜、一變舊習、復有承平氣象、亦不虛度歲月、然後幅巾柴車、返於故棲、區區之願足矣、幸望鈞察、所遣羅薦可佳士、頃在高郵、立節甚著、學問行義皆有過人者、願與薦進、不勝幸甚幸甚、

又

岳飛捷音係路、此可喜、亦可懼、頗聞虜僞之謀、欲指州縣以深入、誘我、今所遇之敵、皆中土之民、非虜騎也、王師既到、宜其望風而奔潰、若爲利誘、恐或墮其計中、不可不察、大抵今日進兵、當以招撫爲先、得地當以保據爲上、則中原漸有恢復之理、僭僞漸有逼逐之勢、若如平時入生界、得地不守、惟以掃蕩爲事、重失故民之心、恐非策之得者、幸望垂念、皇恐皇恐、

又

伏領行府捷報、竊承王師大勝賊騎於淮淝之上、指

縱諸將、盡出宏規、此與謝安遣偏師以破苻堅之衆亦何以異、既與中外共慶、尤切歎仰、然重兵爲後、黙慮常態、驟勝而驕、兵家所忌、願相公深思持勝之道有以待之、則前日之捷、足以摧其鋒、後日之勝、足以落其膽、中興之勢成矣、更冀於不必防處、曲加隄備、以江西一路空虚爲念、深所望於左右也、仰祈愛念、冒昧及此、皇恐無地、

又

某近者再上章丐閑、實以難任重責之故、蒙恩不允益深震懼、素荷眷憐、必亮此心、不以喋喋欲去爲罪

也、或者謂某蒙相公知照之厚、推挽使處上流重地、許兵屢矣、而卒莫之遣、似非眞相知者、是大不然、相公以恢復天下爲心、某以保守一路爲意、所職不同、各行其志、是乃所以爲相知也、然我師既勝之後、虜騎再來、必變動其術、兵家欲虛所實、而實所虛、實處可以設疑、虛處必爲隄備、江西虛矣、願相公思所以實之、此非某自爲謀、切幸無忽、

又

近承朝廷指揮、岳飛分兵屯駐九江、至今尚猶未到、昨日得報、止遣水軍屯蘄陽、要須九江有兵與之相

照應、乃爲得策、更望劄下、促其調發、幸甚、某所乞韓
京李貴兵將之半、切望再念、得此則粗可以爲聲勢、
聮已得指揮、聽本路都統節制、使喚以討虜寇、則藉
其力、爲數月防冬之備、於理似順、伏幸留念、摎尋至
此、亦可謂窮急矣、想蒙憫笑也、皇恐皇恐、

又

某近者輙以已見利害、仰瀆聽覽、伏蒙鈞慈、旣容其
拙直、又許以忠嘉、感懼之情、無以爲喻、苟有所見、敢
不自竭、竊覩邸報、韓侯淮陽之捷、爲之喜而不寐、已
而聞之、北來士大夫、頗有異論、雖傳言多浮、其實未

必信然、要之王師之舉、奠而後發、當如破竹建瓴、使人心響應、則大勳易集、今羣帥未動、初無牽制策應之師、而孤軍獨往、則其進似太銳、援兵既至、未嘗設伏、以謀勝之、反爲所困、僅能潰圍而出、遽還故壘、則其退似太速、所得郡縣、既不果守、必有遭屠戮而失望者、此某之所以初喜中疑、而卒以爲憂也、深慮韓侯忠勇、忿於小失、率師復進、墮賊計中、則安危存亡所繫、豈淺淺哉、伏望相公、特留鈞念、使如辛毗者杖節軍門、制其輕戰、自秋徂冬、且務靜重、爲自防之計、以觀敵人之動靜、徐爲後圖、乃策之上者、秋高馬肥、

萬一虜騎南牧、而吾之疆場有備、以逸待勞、固已得策、借使釁端既開、而彼不能來、則敵人之情、可以坐料、然後總統群帥、合謀併力、迭相應援、鼓行而前、必有合於天人之願者矣、傳曰、師能左右之、曰以、如人之有左右手足、運行作止、莫不在我、乃能如意、使平居不能運掉、則緩急何所倚仗哉、更望相公加意於此、勇者抑之使毋銳進、懦者作之使毋偷逸、賞罰兼用、恩威並行、則成此武功、何遠之有、相公蒙上委任之重、以一身佩天下之安危、而某久荷國恩、實與朝廷同其休戚、素荷相公知照之厚、直以古人相期、則

臨大利害、敢不展盡底蘊、以效其區區之愚、至於出位之罪、則非所敢逃也、冒昧僭易、皇恐無地、伏冀裁察、

又

伏蒙鈞慈、以今日進守之計下詢顧惟迂疎、豈足與此、竊謂進守一道也、能守然後能進、正猶弈棊自固然後能勝敵、今車駕將幸建康、楚泗皆已修堅城、其策得矣、廬壽襄鄧、恐亦須如此措置、更宜深考古跡、如濡須塢牛渚圻之類、築壘屯兵、以備不虞、使犬羊不能侵突、貔虎有以養威、見可而進、今日之至計也

奏御劄子、輙録副本拜呈、敢望鈞察、冒昧皇恐之至、

又

虔賊謝小鬼等、集兇徒數千人、侵犯吉州、破永豐吉水两縣、潰散官兵、驅執將佐、殘害甚衆、本司遣兩項軍馬、前去討殺、并督將兵會合掩擊、幸獲勝捷、已催督進兵、追襲窮捕、第恐兵力单弱、未能盡其根株、如蒙朝廷接濟、乘此閑暇之時、掃蕩巢穴、使舊習稍革、良民得以安業、亦是一事、更望鈞慈、詳酌一路、幸甚、

又

虔寇紛紛、正坐虔守孫佑、欲討捕太急之故、平時以

群偷姓名、置于坐隅、幾事不密、致令反側、遂蜂起而
爲盜賊、殘破雩都、虔化、瑞金、興國、及吉州永豐、吉水
等縣、酷毒甚矣、而佑方自以討捕爲功、移文謂諸縣
人民、例皆安業、惟有兇賊周十隆、恃險聚徒、侵擾鄉
村、又所保奏功狀、殺獲賊首、如謝小鬼之徒、至今見
在作過者甚衆、敢肆誕謾、多此類也、爲今之計、惟得
足當太守、有智畧而寬猛得中者、假以歲月、借以事
權、則羣賊不難銷弭、再三思之、如張鼐者、正可任此、
朝廷別與佑一郡、而以鼐守虔、必有顯效、一方休戚
所係不細、敢輒澆聞、皇恐之至、

又

某皇恐再啓、本路盜賊、除虔州南安軍數頭項已委張龍圖提刑就近措置外、吉撫筠袁臨江軍十餘頭項本司遣發兵將、漸次招捕、皆已獲其首領、筠賊熊清害捕盜官、尤爲兇暴、幸已就戮、見督巡尉搜捕殘黨、惟吉寇李安淨者、最號狡獪、難於擒討、近增兵前去、措置、勢已追蹙、願就招安、旬日間、必見次第、區區措縱捕盜、素非所長、幸免曠敗、實賴朝廷威德所及、輒具劄目、申稟、幸望鈞察、

又

袁州萍鄉賊石鐵牌鍾牛皮等六夥並已招降擄放外、得頭首十人、徒黨堪披帶四十餘人、今遣元殺敗及招降將官馬仙、管押赴都督府、伏幸鈞察、此十數頭首、皆係桀黠、久在江西湖南兩界首作過、殺傷官兵甚衆、累受招安、輒復嘯聚、今次多方措置、始能得之、敢望鈞旨、令所隸軍中、嚴加覺察、稍有違犯、即隨宜處置、庶幾不至逃還、復爲良民州縣之害、一路幸甚、切乞垂念、

又

吉州永豐賊李安淨者、去秋招安至本司、一夕遁去、

如此報功何等謙厚

嘯聚作過、出沒於崇仁新淦豐城數縣界首、巡尉不能制、本司遣兵殺敗、不曾獲其魁首、又復結集猖獗、近遣屬官程圭、率兵將四面遮羅、深入討捕、期於必取、生擒安淨、及斬獲以次徒黨、去此大害、撫吉筠袁群盜有名字者、並已招捕了當、實賴朝廷威德所及、獲免曠弛、豈勝感懼、更望鈞慈、有以誨督之、幸甚幸甚、

又 與魏公書則深破其病奏疏及與政府書則深惜其功大臣爲國之心當如是矣

九月初二具位某再拜、致書平章都督府、特進僕射相公閤下、某建炎初、蒙上擢任宰司、自以材力淺短、

論議迂疎、不足以任天下之責、丐罷機政、得請祠官、既而言者、交攻、以罪、去國。是時閣下爲言事官、附會時宰、以取世資、但以爲趣時巧宦、喜富貴人耳、及明受之變、某遠在嶺海、乃聞閣下奮發忠義、糾合師旅、取日虞淵、洗光咸池、回六龍以中天、然後知閣下真一世之奇材。因事乃見。而獨恨未之識也。數年前、某寓居閩中、杜門不出、以養衰病、適閣下自樞廷均逸、弭節海邦、謙光過人、惠臨衡宇、因得從容樽爼間、談笑而欵襟抱、側聽緒餘、追悔昔日之非、深明當世之務、每言帝德王功覇畧、皆在人主心術中、顧所以

致之者何如耳、竊自慶非以謂炎運中微、天必悔禍、
光輔聖主、恢復祖宗之大業、非閤下而誰、未幾閤下
被召還巖廊、某亦蒙恩起廢、承乏帥守、踰年於此、獲
窺廟謨之一二、以成去冬却敵之功、尤切歎仰、然自
今春閤下、專任大政以來、薦進人材、調護將帥、措置
邊防、均理財用、皆未聞卓然有以慰天下之心者、聲
譽損於前、時。規模爽於舊說。中興氣象邈未有期。不
知何為而然也。且以近日淮西叛將之事觀之、官吏
軍民二十餘萬。一朝相率北去。將佐遇害者甚衆。閤
下平日信任。以為可屬大事如呂祉者。被執以往。雖

威爭國。中外震驚。於誰責而可乎。其輒不自揆、激於憂憤、上疏指陳朝廷措置失當、深可痛惜、及鑒前失以圖將來者、十有五事、達於冕旒之前、情迫言切、抵忤必多、其知我者、以爲見危納忠、嫠不恤緯、而憂宗周之隕。其不知我者、以爲出位侵官、汲黯之戇、又復妄發、知與不知、且置、今日國家危急存亡之秋、嘗爲大臣、歷事三朝、懷孤忠而同休戚者、苟有所見、其可緘默而不言乎、恭惟聖上登用閣下、委任之專、聽信之篤、古所未有、往年富平之後、三十萬衆、一戰而潰、怨而不問、去春某入覲軒墀、親聆玉音、張某自富平

之敗始練軍事嗚呼雖秦穆之於孟明光武之於鄧禹馮異何以加此閤下所宜益務慎重諮諏良策圖不世之功以蓋前愆以報知遇使後世稱之視古無愧今乃以措置之失亡二十萬人虜僞得之增其氣焰此豈小變雖聖度兼容未以此罪閤下天下謂何閤下材識高遠自任以天下之重前無古人而事有出於意外者愚謂所以致此知任而不知所以爲任之道故也今有人於此力足以舉百鈞而益之以萬鈞則力必藉人兼將相之權揔中外之任而無與人共功名之心軟美者進規諫者疎逆耳苦口之言不

問、曲突徙薪之謀不至、變生所忽、不足怪也、柳子厚作梓人傳、謂斲削在於衆工、而成功收於梓匠、此最知宰相職業者、平時猶當如此、而況於艱難之際乎、蕭何相高祖、而腹心謀畫、則有良平、爪牙攻戰、則有信布、房杜相太宗、而善諫則與王魏、善戰則與英衛持衆美而效之君、此所以成創業開基之功也、李林甫盧杞、擬亂危國、其咎亦在忌嫉而已、某願閤下爲房杜之亞、以穆天縡、不願閤下爲杞林甫之流、以私龍利天下之事、庶幾可爲也、老子曰、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以公滅私、忘身與家、而其究則國與家

俱安、背公營私者、不過爲身爲子孫計、而其究則國與家俱危、不復引古爲諭、請以近事明之、當宣和末、如王蔡之徒、其所以謀爲自安之計、深根固蔕、可謂至矣、一旦事變、往往不能自保首領、然當承平無事、禍故未作之時、謂富貴可以長保、而爲此、猶可恕也、至靖康間、禍故作矣、如唐恪聶山之徒、其所爲有甚於宣和之末、然尚亦可恕者、禍故作而未大也、建炎之初、緣靖康之變、禍故大矣、然黃潛善蠹國欺君、又甚於恪山輩、今皆安在、天理昭然、所以未之思者、寵利誘於前、而禍患藏於隱也、方今國勢呂魋人心弗

豪猾虜憑陵、僭竊窺伺、加以旱暵爲災、財用單竭、而
閣下獨斡化鈞、佩天下之安危、豈可使措置多失、以
蹈覆車之轍哉、因淮西之變、痛自懲創、輯睦將帥、博
詢衆謀、惟其是之爲從、幡然改爲、則未必不轉禍而
爲福也、語曰、過而不改、是爲過矣、雖古聖人、不稱其
無過、而稱其改過、閣下誠能知措置之失當而圖所
以改之者、豈惟宗社安而生靈蒙休、閣下亦膺多福
而某將歸老於山林、亦有奠枕之安、閣下不自知其
爲非、而無改之之意、豈惟宗社危而生靈告病、閣下
之禍、可立而待、而某雖欲退休、亦未知税駕之所矣

安危休戚、某與國家、及閤下同之、荷照之深、敢忘忠告、以致朋友責善之義乎、某素愚直、私憂過計、其言激切、閤下亮而恕之、非獨某之幸也、天下之幸也、不然、無所逃罪、所有奏疏副本、敢塵鈞覽、皇恐無地、不宣、

又

某悚息、區區書中、猶有未盡之意、敢悉布之、昔人有言、長江數千里、如人七尺之身、當備者不過數處、虛而當備、無如膝理、今淮西者、東南之膝理也、鄰瓊之叛、膝理虛矣、今自舒蘄光黃一帶、並無軍馬、以爲捍

蔽、九江要害之地、又無控扼、倘使僞境、因用鄱璵以擾上流、則沿江震驚、駐驛之所、不得安矣、伏望相公深思所以備禦理之術、勿謂敵人不出此策、幸甚、某以束裝待罪、聞報即行、然不敢以將去之故、而廢國事、併乞鈞察、

與李泰發端明書

德遠以身佩安危、可謂自任以天下之重、去冬親身督戰、以遏賊衝、雖古人何以加諸、然自獨幹化樞以來、已再月矣、未聞有大愜人望者、豈與人共功名之度、有未優乎、昔房杜相唐、持衆美而效之君、去功與

名還與衆人、而功烈光明、至今昭如日月也近嘗作書以告中興用兵、秪是一事、要當以進人才、修政事固根本、明是非、進退君子小人、爲先、未知能領受否、泰發與之欵、願以此道開廣其度、能如梓人之任斵削、則宰相之事業、何患不成方、得君甚、其所繫不細、又荷其似有相照之意、故每因書輒盡區區、又未知果能察否也有所聞、幸諭、

與呂安老書

某再拜、近得右相報、諸大將列屯淮上、姑務靜重、徐爲後圖、誠爲得策、來書謂譬如奕碁、遞互一着、必至

相殺、此理固然、嘗觀古人用兵、多得先手、此碁家所謂爭先法、兵家所謂致人而不致於人也、漢高祖既失滎陽、客說之使出武關臨南陽、以致項籍、則韓信得以破趙魏燕齊、以成漢業、漢祖從之、後皆如其策、此何理哉、爭先法耳、善碁者覺一處少屈、則經營他處、卒以取勝、不善碁者、黏惜繳繞、不肯棄舍、卒以取敗、此無他、隨手而應、不爲先手之計故也、今重兵盡列淮上、而控扼甚疎、安知敵人不以虛聲疑我、而爲乘間擣虛之謀、此幕府之所當留意也、敵人前年以兵趨淮甸、而不得志、在今日必變動其策、而吾守株

以待之可乎、大抵前數年、不留意于此、正猶碁之不相管帶者、兩年以來、又似碁之不立意、而信手隨人者、凡欲殺人、先須自治、此言先爲自固之道、乃可勝敵、在今日尤當先務也、因來教以碁爲喻、故輙及此、某向者途中、嘗奏疏論用兵利害、亦嘗以副本令仲弟奉呈、不知曾見否、近錄本納右相處、大蒙許可、如未曾見、可于右相處取觀也、頃年齒壯志銳、亦頗有意于此、今則衰病相仍、惟思山林靜處、了此餘生、宮祠之請、一不從、則至于再三、又不然、則惟有掛冠耳、願以一言爲助、使早得脫此、莫大之幸、此介乃專遣

者、有可以見教、得詳示爲幸、

又

某再拜、虔吉盜賊、紛紛不已、蓋緣前此失于措置、養成厲階、所謂頭首者、既就招安、依舊令在巢穴、長惡不悛、時出作過、遞相倣效、不復知有官司、相習成風、非痛革之、未易懲創、自某到此、隨分措置、除斬捕外、其招安者、令擇强壯堪披帶人、并頭首解付本司、發往行府、聽使喚、庶幾兇黨可以漸消、有懷土之心者、不敢復爲頭首、使艱於嘯聚、頗爲得策、近解發王權等三十三人、既受約束、其頭首四人、輒伏投狀、乞免

行、已悉誅之、擢以次人借補名目、令部轄以行、遂無敢違者、今必已到軍前矣、復招安到袁州賊、黃顛叔、以次首領黃顛三等、四百餘人、以頭首十名解去、願悉分置諸軍中、嚴逋逃之令、使不敢還歸、年歲間、此方當漸平定、幸留意也、

又

某承乏粗遣、措置諸事、稍稍就緒、所乏者軍馬耳、自初陳請、即蒙行府許差、累劄見議遣兵、書辭尤爲鄭重、然至今未有至者、豈遂食言邪、付以一路之寄、而當此之時、無將無兵、使之捍禦以備不虞、何以任責、

初謂安老旣到、借一言之重、可以决得、辱來教乃知
不然、且謂意見如此、世間事豈可以意見爲之、禪林
所謂擔板、但見一邊事耳、今遣本司屬官羅薦可、詣
行在、奉表起居、及詣樞密院、都督行府、稟議奏簡、并
與諸公稟目、副本錄去、幸詳覽、可以見其曲折、昨上
疏丐閑、未蒙矜允、以訓辭有邊吏戒嚴、商秋甫及之
語、又聞車駕順動、未敢再請、今所陳乞、若量差得數
千人、使有本領、一面隨宜措置、粗可支吾、亦豈敢堅
爲去就、萬一又不獲發、即力求去、難任此責也、大兵
旣屯邊境、此方今冬、亦有可以苟安之理、但出於僥

倖、非至計也、但知論成、不知慮敗、但知向前、不知顧
後、今日之患、正在於此、蒙見教以忍、甚荷愛念、然不
與之衣而使之忍寒、不與之食而使之忍饑、不與之
兵而使之忍一路之憂責可乎、他人尚可、如某虛任
一路之責、決不可者、幸試爲思之

又

前日遣幹官羅薦可、詣行府禀議、嘗奉手狀、不審已
呈達否、秋序益深、伏惟台候多福、前後解發招安到
虔寇首領、赴軍前使喚、凡數十人、今又得所謂彥二
長羅洞天等、十餘人、管押前去、此等皆桀黠嘯聚、動

以千百爲羣、侵擾州縣、戕害一方、前此招出、並不公叅、依舊令在鄉里、稍不如意、則復出爲惡、顛上至今紛紛不已、正坐此故、惟有發赴軍前、使之自效、立功者賞、作過者誅、嚴逃亡之禁、許人人得以捕斬、軍前有逃亡者、即行下有司、籍沒田宅、編配妻孥、以係累其心、如此年歲間、庶幾舊俗可革、漸向寧貼、累有文字申陳、幸詳察、近被旨令相度措置、已條陳具奏、并申行府、恐或未到、今錄簡奉呈、此事日來如何、人還願詳及也、歲云暮矣、千萬爲國自重、

與張子公舍人書

某衰病老懶、迂疎拙直、皆非今日可用之才、而又群小造謗、不已、無罪無辜、讒口嗷嗷、必欲中傷、豈可不自退藏、猶與之較是非曲直哉、且如來書所諭數事、皆是以無爲有、唱爲險膚之說、而聽之者、又不覈實、遂據以爲然、此何理哉、爲此說者、雖不吾告、吾已知之矣、是必近罷去準備差遣魏申宋彥振也、二人者、皆小人有所挾、以利口爲進身之資者、此每疎而遠之、猶懼其浼我、胡承公爲其所欺、頗昵信之、致肆梟鳴、真小人之無忌憚也、不然、則過客之不滿意、吾老矣、豈能事廚傳供饋、以買一時之譽哉、大抵論事、須

於士人中君子長者、用小人之言、而疑君子、其可乎、李倅賢者、此間每事委之、如此謬政、致煩台念、何不以書諭之、前遣羅韓兩幹官、至行朝、皆士人相見、既欵而畧不及此、何也、大抵今日士風澆薄、不知大體、而惟小廉曲謹之爲務、如帥一路、當今日兵革擾攘之際、修城池、繕器甲、整軍伍、理財賦、皆是合做底事、稍加意爲朝廷立家計、以備不虞、則傍緣爲謗、惟端坐不事事、苟爵祿以度歲月者、則絶口不道、徃徃反稱譽之、以爲鎮靜、此俗不革、欲任賢使能、以成中興難矣、輙有數事、申陳朝廷、皆目前利害、並錄副本、去

見諸公試爲道及雖去意已浩然猶未能忘懷處有補於萬分之一也鳳閣已幾年矣雖陰德在人者必多然見於行事殊未有聞何也方今僭叛憑陵國勢迫蹙時事搶攘民多凋弊居獻納論思之地豈可効承平時嘿嘿養資貪戀寵祿哉如前奏所陳以虛數督財賦以關子責和糴等事不知曾經鳳閣鸞臺否此等事放過孰不可放過毛舉細故以塞責非望也有自行朝來者詢問之但云善事貴人不知其他何以得此聲於梁楚間也自十餘年來見相識故舊有忍窮餓自守者意謂風雨不渝金石不變真若可信

一旦得少官職滋味、遂失所守、便不復知有親故者多矣、富貴易得、名節難立、勉自標建、勿做俗子趨操也、宮祠之請、繼此當再具奏、又不得請、卽掛冠矣、山林深處、求一席地、息念灰心、以究無生之學、此外無足言者、千萬努力、爲器業自愛、

與陳國佐司諫

某再拜、當朝廷多事之際、在諫諍之列、所當論者、豈可一二數、國佐閑退之久、靜中所閱多矣、方虜主虛心開納之秋、諒知無不言、更冀脫略細故、指陳今日利害安危之大者、使上心洞照中興之本、則天下受

賜多矣、士大夫奔兢之風、不除實爲中典之害、願公委曲明白、爲上言之、所補非淺淺也、僣易僣易

與岳少保 即武穆王鵬舉也

某咨目再拜、宣撫少保麾下、自聞大旆進討、不果通記室之問、第深馳仰、遞中辱書貺、殊佩鄭重之意、初冬薄寒、伏惟揔戎多暇、台候萬福、屢承移文垂示捷音、十餘年來、所未曾有、良用欣快、伊雒商虢間、不見漢官威儀久矣、王靈乍及、所以撫循之者、無所不至、想見人情之懽悅也、繼聞駐軍襄鄧、其所摹畫、想益宏遠、朝廷遣使臣降賜輕齎者、絡繹於道、本路漕司、

亦竭力辦集錢粮、轉達郢鄂、比來想不至匱乏所願
上體眷注、乘此機會、早建不世之勳、輔成中興之業、
深所望於左右也累日來探報紛紛皆謂虜僞聚兵
陳頼、有窺伺淮西江右之意、聞朝廷已劄下使司摘
那一項軍馬、順流前來九江措置防守、必已願旨遣
發、本路以朝廷不曾撥到兵將、沿江要害去處並無
控扼、方以爲憂、今得依芘、爲幸多矣、更冀選擇精銳、
早與調發、辱照素厚、想不待喋喋也、適間又得蘄春
報、賊馬已渡淮而南、其意非淺、願遣諸將邀擊之可
以成功、少保大軍所臨、無不摧滅者、此寇乃送死耳、

然蜂蠆有毒、亦不可忽、幸冀留意、正阻撥承、千萬爲
國自重、

與張龍圖 張名觷以公薦爲南安守

德遠落職宮祠、未知更有後命否也、言者引王恢事
以爲喻、深謂未然、張之過在於不能輯睦將帥、輕事
移易、措置乖謬、使士卒怨叛耳、若因淮西一事、便謂
從前主兵謀之爲非、則是因咽而廢食、遂避講和之
說復行、將何以立國、深慮話頭既傳、姦言得以眩惑
不免復進狂瞽之說、以瀆上聰、非敢爲張游說也、近
嘗致書於張、深砭其病、吾豈黨於張者、因其一跌盡

廢前功、便欲誅其始謀、自此豈復有敢任事者耶、宗社存亡、自此而分、所以不免喋喋、非得已也、柔直其以爲何如、獎諭詔并與清河書、録去一觀、幸勿他示、

又

某拜啓柔直知府、龍圖使座、前日專人上狀、計已呈浼、步諒來辱手誨、竊審履茲霜寒、台候福祉、感慰無喻、存留將兵、敢不如命、姑俟警急日續勾喚也、此如防捍虎狼、彼如爬搔蚤虱、此欲障蔽一路、彼欲彈壓一州、輕重大小、豈可同日語哉、昔人有急則借兵於鄰國、萬一𢎞騎有窺江西之意、柔直獨不能提將兵、

率土豪千里來援、同保上流、共獎王室乎。以此責他人則不可，以責柔直不爲過也。紙尾避敵之諭，誠非所望於左右者。防捍之計，盡心力而爲之，不能卽繼之以死，何避之有。憂心不定，而欲濟大事，難矣哉。已條具利害，悉陳于朝，乞遣張俊赴鎮淮西，催促岳飛保據江池、摘那一項軍馬來此應副，使與虜僞未必敢遽渡江。萬一有南牧之意，亦可隨機犄角掩擊，豈可遽自退屈哉。本路要害之地，政在興國、九江、豫章，能守此，則腹內諸州皆可奠枕。不能守此，率皆望風奔潰，雖欲避敵，將焉往哉。願柔直細思之。

又

張大開者、聞已受招安、不知果否、得此一項了、即本路盜賊、悉已平定、唯萍鄉永新與茶陵攸縣、兩路界首尚有殘黨、已遣韓海邵宗、兩項軍馬、會合湖南兵將夾攻、并遣屬官一員、前去措置、庶幾净盡、可以報朝廷矣、北方探報、邇來稍寧、萬一無事、何幸如之、使虜騎有渡江者、得朝廷益兵數千、與岳侯相爲表裏、僕雖不武、亦可自當一面、何遽爲退避計哉、書來謂小諒而非大忠、未爲通論、昔安史之亂、朔部風從、唯魯公以平原一郡、糾集以捍大敵、功雖不終、亦足以

表暴後世、豈可謂今無其人、若必欲在廟堂、而後可

爲、劉琨祖逖之徒、皆當束手矣、見所與韓撫幹書、謂

宜務實而勿務虛、僕平生所爲、皆圖實效、不事虛文、

如近日勾集諸將、大閱、正欲訓練拊循、以待一日之

用、非止爲虛聲而已、願勿置疑其間也

啓

賀趙相公啓

伏審光奉制書、延登揆路、吉甫用而周邦咸喜、裴度

留而唐室以安、君臣慶千載之逢、廟社增泰山之重、

恭惟平章僕射相公、養氣剛大、禀德直方、以精忠自

結于主知以寬厚素隆于民望召從師鬮入贊化樞、方有元戎十乘之行、遂膺衮服九章之命、安石運籌而符秦宵遯、汲黯在位而淮南寢謀、何必肩輿揮羽扇以卻敵、固應當軸坐黃閣以折衝、惟天子明不疑不貳、極儒者事、允武允文、當艱難思將相之秋、宜出處係安危之本、綸音所播、輿論攸歸、恢復中原、必有祖生之志、保綏江左、亦資王導之才、光輔大有爲之君、遠攄不世出之略、佇觀勳績、亟載旂常、某仰德雖勤、趨風未幸、臥病江海、悵無良覲之緣、拭目山林、顒見中興之象、保綏福履、茂對寵光、瞻咏之私、敷宣罔

既

謝宰執復大觀文啓

奉香火于琳宮。已負素餐之責。冠班聯于書殿。更貽非據之譏。异命甚優。撫躬增厲。伏念某陋閩冷族。乾坤腐儒。李廣數奇。豈有封侯之望。虞翻多難。蓋緣骨相之屯。誤被聖神之知。首付鈞衡之任。信古志篤。確知專意而直行。防患衛疏。靡慮危機之暗發。進用再月。何補事功。流落九年。備嘗艱險。脫瘴鄉之瀕死。荷睿主之深慈。幼安浮海以來歸。仲子灌園而奚恨。杜門屏跡。初非絕物而離羣。卷舌吞聲。但欲省緣而藏

撫不啚垂老之際乃見中興之年雷風鼓行虵豕旣遁日月清照皂白自分惟皇作極而無好惡之私與物爲春而靡遐邇之間致茲孱陋亦預甄收此蓋伏遇平章僕射相公道大包荒誠深與善以和羮之手而均調于四海以回天之力而弼亮于一人肆開公正之途大啓休明之運遂使青瞳之舊物復加白髮之陳人强飯廉頗龍鍾已老據鞍馬援矍鑠何爲願餌藥以扶衰稍究無生之學期挂冠而上綬漸爲歸老之謀雖在山林亦託陶冶共爲感愧罔旣敷宣